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
下上

特別
△6
1199
4



門 6
第
卷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目錄

人文志

河漕名臣

漕河名疏

人文志

修建議文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人文志上

河漕名臣

元

李粵魯赤兵部尚書至元二十年自任城開穿河渠
導洸汶泗水至東阿以通江淮之漕由東阿陸轉
二百里至臨清建任城以東石閘八於任城東西
河閘最為有功

韓仲暉壽張縣尹至元中首建開會通河議

邊源太史亦建言開會通河同馬之貞循行地形商
度功用極言可開之狀始得允行

馬之貞都漕運副使會通河之開與張禮孫等同主
其役後建孟陽薄石閘有趙文昌記載後

張禮孫禮部尚書至元二十六年首事開會通河起
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
臨清達御河共長二百五十餘里有楊文郁會通
河功成碑載後

李處巽兵部郎中至元二十六年奉命同張禮孫開
會通河

張達兒斷事官至元二十六年奉命同張禮孫開會
通河

張仲仁都水丞至治元年改建會源閘自臨清南至
彭城延袤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堤防爲杠九十
有八爲梁五十有八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閘
署有揭傒斯重修會源閘記載後

宋伯顏不花都水監丞後至元五年重濬會通河漕
運始通有趙元進重濬會通河記載後

伯顏察兒同知東平路事至正二年濬洗河淺濫者
五十六里有李惟明濬洗河記載後

賈魯都漕運使至正四年黃河暴溢決金堤濱河郡
邑濟寧單州等處皆罹水患沿入會通運河訪求
治河方略曾獻二策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一
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
其後議薦於帝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
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
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三萬人供役一切從事
大小軍民咸稟節度十一年四月受命興工七月
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
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

於海有歐陽玄河防記載後

也先不華都水監丞至正間建黃棟林新聞有楚惟
善黃棟林新聞記載後

明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洪武間以廕累功陞右都督靖
難兵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軍儲不充
命公歲董運百萬航海給之旣建北京罷海漕浚
濟寧臨清河以通南北運道建議造淺艦二千艘
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
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險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濬瓜儀二壩湖
港之堙鑿徐呂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刁陽南旺
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
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漕運至今利之卒
贈平江侯謚恭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間由太學生授山西按察
僉事累官至工部尚書永樂九年奉命治漕時元
故道久堙公用濟寧州同潘叔正言役丁夫一十
六萬五千濬會通河自汶上之袁家口左徙二十

里至壽張之沙灣開新河以接舊河置十五閘於
寧陽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入漕公又相地之宜用
老人白英計於東平之戴村築壩盡遏汶水西流
至南旺分水南北濟運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歲
省費鉅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
震爲言卹典未備于葬祭正德中言者追論其功
立祠河上嘉靖中河道御史萬恭請比陳瑄例謚
康惠官其後一人錄白英功贈冠帶世充義官

潘叔正僊居人永樂九年由太學生任濟寧州同知
奏請開漕渠自濟寧抵臨清以通東南漕輓朝廷

嘉之賜寶鑑錦幣

金純泗州人洪武中由太學生爲文選郎有聲永樂九年以侍郎奉命與宋禮同治漕河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堤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始定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沐陽伯

周長天長人善騎射居燕山中護衛從靖難屢戰有功歷官督府永樂九年奉命同宋禮治漕駐濟寧修復會通河卒贈萊陽伯諡忠毅

蘭芳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中

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清潔無私佐理有功復爲工部主事承樂十年以宋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瑄字元玉吳人景泰間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四年冬集議文淵閣咸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東北徂西南踰濟汶沿衛沁循河道濮范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上疏請先疏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展布經營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名廣濟閘

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
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者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又參續古法爰作大堰並濬漕
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二
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
功成勒碑以紀其事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有貞
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後與石亭以奪門功
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
百石世指揮使

盛字克謙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成化六年任寧

陽分司修堽城堰及金口堰凡有益漕運者悉殫
力爲之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大夏

以右副都御史

而所

結若

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灣疏其
壅七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三十里聯長以分
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通運
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大而費小於徐
有貞甚璽書褒之尋入爲戶部左侍郎後歷
太保兵部尚書孝宗時任用特異卒贈太保謚志

宣

盛應期字思徵吳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以
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河決沛縣北入鷄鳴臺口
漫昭陽湖堙塞運道司空胡世寧上言今日之事
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使
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計莫若於昭陽
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界擇土堅無石之地另開
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就取其土厚築西岸
爲湖之東堤以防河流之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
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散漫之區下其議公以

爲可行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
過夏村抵畱城百四十里已閏四月怨讟上聞礮
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
世河之入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
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
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
亦大費小決亦小費爲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
能久耳中丞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
濟二洪爲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
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

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爲從來河患所未有
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之績者矣

劉天和字養冲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九年河決塌場
口衝穀亭歷三年不去公於十四年到任役夫十
四萬濬之四月而成濬河之法凡淤深泥陷不能
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
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
深者則用木管椰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
工則用鍬鑿濬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礮石之工則
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福子法兜杓者

以鐵爲方口繫布爲兜杓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
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爲平底而周遭各高寸許
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舊製鋸齒及鐵叉皆割製
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千
法塗泥爲坎自下倒屛於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
之工則先澤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屛併力急濬
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甫數尺泉卽湧出
盡日車屛一夕將復滿莫能措手乃併力番休先
將下壩徹夜取水壓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卽急
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工已

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僱夫役以重濬之魯橋以下運河諸閘悉元時及明永樂弘治間建高低不一如下閘過堤則上閘易涸乃逐閘測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閘爲準低者倍而平之自閘板水面至閘石面各以二尺爲準用干準以測濬之淺深其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于數尺方卓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又於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以此度之復施植柳六法以

護堤岸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冲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始于乙未春正月迄於夏四月初旬分董其役者撫按以下部郎道府衛所庶官凡六百二十員

朱衡字士平嘉靖壬辰進士十四年以南京刑部尙書改工部兼副都御史同僉都御史潘季馴協理河道既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

新渠規度謂黃水未消工難就理惟昔年盛應期
所開河渠地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輓輸更
便疏請開挑以脩運道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
十萬衆與同甘苦兼採季馴議請濬留城口至白
洋河淺舊河屬之新河明年新渠成時言官尙有
狂于沽頭舊運乘其雨久水溢以阻其成者劾公
誤事虐民獨給事何起鳴以勘議抗言舊河難復
新河宜開得報可而南陽至仲家口已通舟行惟
夏村迤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乃力加開濬創利建
珠梅夏鎮西柳莊四閘砌馬家橋埽口石堤遏河

之出飛雲橋者入秦溝復留城至赤龍潭舊河五
十五里以接泉水六月工甫績適暴雨黃益嚙新
堤幾盡百中橋至白洋淺一帶亦淤言官復劾公
誤河工而公報糧艘已過薛河抵南陽出口北上
得不問迨九月馬家橋石堤成水南趨秦溝飛雲
橋之流始斷而言者終以復舊河爲便謂新河不
足恃公言黃水自西來而舊湖在昭陽湖西橫截
舊河以達湖水去沙停所以數年必一淤若新河
則在昭陽湖之東相距漸遠故黃水淤塞舊河而
不及新河者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舊河者

也廷議勉從之隆慶元年復多區畫經理疏洩運道始由新河二年取回管部事

翁大立字儒叅嘉靖戊戌進士隆慶二年以應天巡撫副都御史總理河道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開泇之議實始於此科臣駱遵言河出馬家橋葛虛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多伏石周柳諸湖達直湖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未幾陞工部右侍郎

潘季馴字時良嘉靖庚戌進士萬曆十六年四任總

河修築五湖舊堤於十七年開甯南旺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于五里舖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創築馬踏湖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共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建何家口石壩一座長三十餘丈滾水至房家口入運修蜀山湖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建馮家壩長十餘丈以障蜀山湖水之洩入馬場湖者使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修馬場湖東面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修安山湖土

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于似蛇溝八里灣建
閘二以便蓄洩又築坎河口滾水石壩一座長六
十丈以遏汶水之洩入鹽河者水漲任其外洩而
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澁
之虞又于各湖水入渠道栽植封界高柳以杜侵
種凡守壩挑河濬泉濟運事宜無不講求精覈可
以垂後而獨謂泃河之不必開者則就治黃而言
也蓋以黃河之泛濫于中國自古而然即使運不
借黃仍不可一日不治與其多費金錢另開一河
以通運而治黃之費固在何如治黃而運卽在其
中故後人以此爲公之間然至其治黃諸績具載
河防一覽茲不敢贅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曆二十年
以南京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
灌徐沛潰漕堤幾二百里公求通洩之途於微湖
東得韓家庄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虛嶺而可
引湖水由彭河注之泃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
凡閱五月工成此開泃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
工告成加太子少保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二十

山東通志卷之四十一
六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自
黃壩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用力于分黃道淮及
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未久淤塞隨之
公至議舉韓庄未竟河工淺者深之狹者廣之併
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使可行舟二十八年復上
疏請竟前功不問淺狹難易一切修濬建鉅梁橋
石閘一德勝萬年萬家庄各草閘一是年漕艘由
泇行者十之三矣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以右都御史
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萬曆三十二年霖雨水

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出
公定計開泇議棄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泇河逕從
王市取直達紀家集南當河深處以避鑿郟山及
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閘壩凡工費二
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治河難者
謂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
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維絳是
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
之耳疏淪決排皆無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
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白

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
得以困我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
熟察機宜而治之其利害較然睹矣善三糧艘過
洪每爲河漲所阻運入泲而安流無恙過洪之禁
可弛叅罰之累可免善四廷議躋之遂改挑直河
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
濬彭家口之淺沙建閘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實
賴之矣通計開泲河二百六十里白李家港口東
至黃林莊共一百六十里又邳屬河道一百里由
駱馬湖從董家溝出口於是運無險淤至今爲利

梅守相字春寰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萬曆二十六
年任夏鎮分司自劉公東星開濬韓家莊以及李
公化龍鑿泲功成皆守相爲之佐理其有功漕河
不亞於二公也

皇清

楊方輿字淳然遼東廣寧人順治元年蒞任歷十四
載潔已愛民精勤任事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
竊據漕艘難行公設方略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
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迄今遺
跡猶存順治七年荆隆口決濟兗東三府洪水滔

天萬民失業運道中梗公結茅廬於堤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大功得以告成凡地方宜興之政無不修舉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布衣四壁蕭然有古大臣之風後人思其德崇祀名宦報功二祠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丙戌進士順治十四年奉命治河十七年請假歸葬十八年再任至康熙四年卒於官歷任數載凡修守運河堤岸綱繆至計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興革損益皆商榷至當一一

條奏報可經營河上南北交馳寢食俱廢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戊戌冬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己亥春駐山陽蘇嘴五大險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隄民修之制各保廬聚辛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集夫挑浚疏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決幾成大患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瘠凡五閱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黃疙疸黃練集俱著有成效而軫恤夫役條

奏

上聽民困少蘇至今人思其德亦崇祀報功祠

靳輔字紫垣遼東人康熙十六年以安徽巡撫奉

命總督河道

人文志上

漕河名疏

尚書宋禮始議會通河僨運疏

臣惟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
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
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
府水便產木處所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
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
科斂鈔物買辦其間弊孔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目
前之急不慮速成之患計其所資物料人工又難細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舉且如造十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米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如將鎮鳳淮揚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交納徐州并兗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又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蠟從會通河僨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

繁擾之憂矣永樂十年具奏十二年戶工二部會議自永樂十三年爲始於裏河轉運將海運停止

尚書胡世寧請開新河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未有久治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城西滎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七
澤縣經中牟陳穎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謂河流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

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漚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澶州之決灌數十郡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疏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曹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并防其北從此治河
急務也若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
十里而不能遂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半爲流沙所
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隨掘隨壅甚難成功或謂乘
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
上流乾其下土并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
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冰凍
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兩岸
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
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又慮河水入湖

亦能衝沙填塞卽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淤
可驗臣等再三計議莫若于湖東岸滕沛魚鄒之中
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另開新河
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
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猶省其
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
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爲湖東堤且防河之漫
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
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水結船停更加濬濶
仍于彼立一夫厥量撥山東人夫接遞暫寬豐沛之

民以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

弘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徒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況今漕渠窄隘洪關束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乙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鷄岡正河五十餘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道口起築長堤

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于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橋則壯崖水勢殺矣其壯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擊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壯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旣塞徐州上至魯橋泥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

山陽縣志卷之四十一
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城武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卽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

王以旂漕河四事疏

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近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開濬新泉三十一宜分隸各本地方官協理疏濬一二洪運道咽喉山石峻險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舊署開東水宜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開月河

以洩暴水沙坊等淺河廣漫流宜築滾水閘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諸處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河兩岸原有南莊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各爲水櫃以滙諸泉濟運豪強占種蓄水不多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宜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水櫃初意一黃河南徙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以下二洪此濟運之大者近雖興工挑濬河變不常難保不復淤塞宜於京口另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二洪常不涸矣

隆慶四年翁大立條陳治河疏

臣竊計治邳河淤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略可併省而徐邳東鄆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漲則須多張水門廣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開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道里頗近且河入睢寧必

不南決又無徐邳橫溢之患是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并於邳州其為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洪糧漕得水可濟漕船九百餘艘可還百年運道可復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坊村工費大鉅置沙兩涯勢亦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

萬曆二年沙壅海口科臣鄭岳疏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里今所慮者茶城倒流徐州浸城邳州淤塞決口也臣過淮安正值水發民居淹沒父老皆言自嘉靖十四五年河水大發淮水出海海口漸淤今則高與山齊此沙既淤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之平茶城之倒灌皆由於此今不濬海口之沙純從上流此等高地日築堤岸以防水勢至於桃宿以下聽其所之水安得而不爲害乎臣考宋人李公義嘗獻濬川扒法以圓扒八尺橫於中鐵爲齒齒一二兩端有輪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其原法用鐵數斤打作爪形繩拽舟尾沉下篙工急棹水流相繼一再過水便深數尺此古人已試之法試仿而行之若疏淮口橫河去其最下之積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若疏呂梁積淤得其高低之形茶城自無倒流之患矣

萬曆三年傅希摯開泇疏

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開河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

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悉心講求切惟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資河爲漕方強水之性以就我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泲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泲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造雖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徙陟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泲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繹絡相因間有砂僵無碍挑空大較上起泉河口水

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怵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情事之洶洶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泲河泲河旣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間座可無建徐

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資之費他日所省抵尚有餘也

常居敬查理漕河疏

國計莫重于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於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爲難至於事權間多

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脉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厯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群策列爲八事雖率循不外於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於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克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遏之

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庄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泓俾深五尺濶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一復湖地以預濬

蓄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溢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今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二縣之賦於是諸湖之地平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恡若故矣今應將南旺等湖高阜地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

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直趨鹽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爲完計哉今議修築滾水石壩一座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一建閘座以便節宣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其流無窮所以樽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

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積蓄爲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杵木堵水各爲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隻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能挑濬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堤集地方建閘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運則關東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閣矣一設閘

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爲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閘而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兼理邇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本閘水淺啓閉爲急尙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開闔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爲簸弄旣以病商復以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

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原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爲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并新添二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於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勅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并責一官其任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卽旁午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欲其昭法守而一衆志也難矣

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閘官之微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遲河務合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沍之時遂將河口築壩遏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澗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

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爲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寒水涸舟楫荷鍾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乎五五月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爲請百計僥倖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愚竊不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請於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

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許阿徇刊石于南旺板閘二處則人心惕息不但便于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為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鋪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存節省之名而僱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

調度徵發為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隄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閘量添閘夫十名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肆意安閑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愆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

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

萬曆六年潘季馴兩河經略疏

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開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久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

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旣久堤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

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
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
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
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
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
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
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
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
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
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

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
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
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堤或葺舊工或創新址
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
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
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
也若夫扒撈挑浚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
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
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滄潦相仍不免暴漲致
傷兩堤故欲與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

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
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
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輓之使
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
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潁在山水之水也非其性
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
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
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
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
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

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
止經邾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
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
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導河之時復
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
水以斗計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
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
緩泛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
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
而桃清以下遂澁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

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萬曆十六年潘季馴修復湖隄疏

運艘全賴於漕渠而漕渠每資於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科臣張居敬洞燭其源倡爲封界子隄之說蓋因此時旱魃爲災湖身龜裂地方之民乘時射利盡爲木柰之場故欲築隄限之非濬湖以就民乃限地以蓄水也良法美意可謂善之善者第自去年六月以後天雨頻仍湖水盈溢不惟湖地難耕卽民地亦成沮洳矣詢之湖濱年老之人皆云如此景象向來歲居十七今欲盡洩湖水創築子隄亦甚易易但恐

築成之後堤泡水中立見傾圮而子隄之外必成夾河豈能耕種查先臣兵部侍郎王以薪原有土堤一道意與居敬封界正同而圍湖稍廣蓄水更多今歲之水正及堤址止因年久浸廢界址不明乾旱之時遂有越界私種者矣若將此堤加幫高厚盡復舊業堤內爲湖堤外爲地納水處所不便築堤密栽水柳爲界庶湖水不縮經界不淆而亦不失科臣原題之意矣

潘季馴河上易惑浮言疏

臣僚倒無知久其畝畝誤蒙我皇上拔之旣棄之餘

授以總理之任二三年間殫竭心力一應事體請自聖裁種種俱有成畫試有小效矣尙有一二事宜理本如此而人心必不如此工本難爲而人情必欲強爲若不早爲勘議浮言不免蝟興全河之工未必不由此而決裂也敬陳之夫鎮口閘內爲汶泗清流鎮口閘外爲黃沁濁流平時清濁相當內水外出頗順惟黃水一發則黃強清弱倒灌入漕而河淤澱此理勢之必然者上源山陝以西雨少則黃水易消而內水之出速上源雨多則黃水難消而內水之出遲此又理勢之必然者自用河爲運以來灌塞之患無

歲無之其年遠及旋淤旋通者無論矣統以嘉靖末年可查者言之嘉靖四十一二年黃水由大小溜溝漕於夾溝驛南黃漲漕淤糧艘阻滯總河王士翹行徐州領夫挑通嘉靖四十四年大小溜溝淤斷總河陳堯行徐州一面挑濬一面起剝前進隆慶元年黃河南徙秦溝會漕於梁山之北淤塞無異溜溝總河朱衡行徐州洪分司督夫挑濬隆慶二年黃河衝塞濁河改至茶城與漕交會茶城之稱自此始隆慶三年茶城淤閣重運總河翁大立具題要從馬家橋經地浜溝至徐州子房山下另開新河以避茶城之

淤續因黃落漕通前議遂寢隆慶四年茶城填塞八里內水漫由張孤山東衝出翁大立具題就於張孤山開河本年冬本河復塞仍將茶城挑通原議隨寢隆慶五年茶城淤淺臣先任總河行委經歷韓栢部夫常川撈濬運艘賴以無阻隆慶六年茶城淤阻總河萬恭行司道疏濬通行萬曆元年八月茶城淤塞工部題行總河衙門設法挑濬萬曆二年黃水倒灌淤漕三十餘里總河傅希摯集夫挑濬給事中吳文佳題將翁大立原議馬家橋出子房山開河一道行希摯勘得房山前蝦蟆山西俱有伏石馬家橋一帶

俱係水占難以議開前議遂止萬曆三年十一月內黃水大發茶城淤塞十里調夫挑通萬曆四年茶城淤淺糧運艱阻復開張孤山東以與此塞彼通至萬曆五年二河俱淤復開茶城正河通運萬曆六年茶城淤淺徐州道游季勳築過順水丁頭壩一十六道束水衝刷萬曆七八九十等年淤塞尤甚至十一年間中河郎中陳瑛議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卽今之鎮口開河也泃建內華古洪二閘遙互啓閉淤灘深入而去黃河口僅一里挑濬甚易人頗便之萬曆十五年秋黃水大發河與閘平而奸民將牛角灣掘開黃

水迸入淤塞甚遠議者欲復歸德府丁家道口故道使黃水盡出小浮橋以免濁河內灌科臣常居敬看得開河出口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豈從濁河則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具疏題寢請於古洪閘外添設鎮口一閘去河僅八十丈縱有沙淤挑濬尤易蓋深知清黃交接之處難免淤灌故不得已而爲易濬之計良有以也今之議者不察水勢不鑒往昔偶見淤墊議論風生如臣昏庸無足論矣向來總河諸臣豈無一人高才朗識者乎而卒無如之何也大小溜溝淤矣改而爲梁山之北淤亦如之梁山北

淤矣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淤矣改而爲張孤山東淤亦如之張孤山東淤矣復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復淤矣改而爲古洪淤亦如之勞民傷財畢竟無益所幸陳瑛常居敬先後創築三閘遞互啓閉而挑濬始易計無出於此矣至於運艘入口大約俱在孟夏以前水未大發淤亦不久或少加撈濬之工必無阻滯舍此之外別無他策如謂鎮口逼近濁河故易灌塞要得別尋一道則邳州之直河離濁河二百里矣而何其淤也宿遷縣之小河口去濁河三百餘里矣而何其淤也清河縣之清口去濁河五百

餘里矣全淮之力十倍於漕何以黃發卽溢而每歲初伏通濟閘外捲築輒壩以防其倒灌也要之黃強清弱隨處相接則隨處倒灌隨處淤塞總不出常居敬所云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兩言盡之矣不必過爲紛更也

李化龍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

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名銀河爲北路繇潘家口過

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名離符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旣遠于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爲今之計唯守行堤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反得以熟察機宜而治河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宋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

苦賠窮民得資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三河漲運入泲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泲河旣開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

李化龍開泲後經理河渠疏

泲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庄台庄邳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于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于王市等處建閘三座于彭家口台莊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泲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涸至

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摺灣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堤頻年爲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昭陽湖漸高則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椿下埽實土築堤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如此

朱之錫兩河利害甚鉅疏

山東全河傳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土壤既鬆羣流奔滙
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猶從北入海其間議
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徼徭者載在史罔難以
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額設戒愆
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間被大害興大役者
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能臣如徐有貞塞張
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荆隆口用軍民夫十二
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以三十萬計所請帑
金亦復不資河之悍激湍流未易以人力勝蓋其性
然也我

朝因明之舊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黃河日滌澤以
至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
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
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政宋任伯雨所謂寬立堤
防約攔水勢者沿河要策無以出此而竟以工鉅帑
訕議寢至于運河自通惠至董口清口止共計二千
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
何事不宜修復然今者司農告匱民力凋敝無論舉
羸未易卽斤斤歲修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

夜焦思實有不能一刻卽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有急修工程俟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夫役一曰酌議淮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一曰特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盡銀兩一曰慎重河工職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曰申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

睿鑒

朱之錫特議建設柳園疏

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罔功每埽一埽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資况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卽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于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猝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瓠子之歌有云河伯許兮薪不屬是可見栽柳一事竹

山東全河傳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頭木屑似乎瑣細而其實乃治河者之第一義也案
查前河臣楊方輿暨臣前後題請責成印官各於河
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一年以來報栽無幾除臣再行嚴飭外惟是黃
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遍臣等亦未能
遍履長堤爲虛爲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爲尤宜責令
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
或收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徭堡
夫數名布種澆灌旣便責成而道廳等官可以親詣
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之後遍地

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以少節民力亦可
以少甦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爲少但一
工用柳多至數萬旣非市販之物又重以轉運之難
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印官責成
里甲均採均運奉

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
其轉售如有包攬指索扣剋准折等弊司道等官力
行揭報到臣以憑叅究毋徇毋縱河道民生兼濟之
策無以易此

朱之錫嚴剔河工弊端疏

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
刑名有刑名之弊河工大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
懲而斷不能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誤河如語
所云因噎廢食也臣歷任一載詳加體訪約有數端
一曰工程有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
到法式非宜一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
曰器具有方船活閘刮板戽斗鐵鏟鐵鑿布攪竹筐
鐵唇杏葉杓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
等項儲備不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潦草不堪適
用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厥責

堡夫溜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小鋪夫或食條編或食
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好豪包
佔一弊也賣富僉貧一弊也賄鬻鬻私逃一弊也一曰
物料有椿木柳梢甄石草柴蘆絲灰鐵糯米桐油等
項交修措索一弊也扣減價值一弊也折乾肥私一
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
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除屢經禁飭
外臣以爲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據實報
臣以憑題參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行推諉如隱
諱不報別有發覺卽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間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語如有大相悖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衙蠹地棍者
一如訪蠹之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叅
輕者究治一歲之內全無察報註以劣考庶奸弊可
除而河工克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樽節撫恤之一道
也

朱之錫慎重河工職守疏

竊照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千餘里豈能
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司道府廳印官耳而
道印各官又未必能一意辦河則司廳專官尤其要
也是必預選而後綢繆可以無誤蓋因材器使用人

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
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
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爲無
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事後議懲悔已晚矣故非預
選不可然人之才略可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
難期預選固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逆爲過計
改轍貽誤惟有白簡從之耳預選之法有二一日薦
用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勅書內開稱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卽指
實薦舉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典於順治十年十一

月內題爲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縣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

旨俞允似應題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日儲材凡有河官懸缺吏部陞補之日准於臣曾經歲終題薦過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達駕經就熟而河防有恃似應題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成蓋不學能知賢哲所難而况治河之事水性之變遷不常修防之方略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

施行機變之來呼吸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諳習不可然人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則幸其去諳習亦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代爲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諳習之法有二一日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滿爲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輿爲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以收實効事內稱總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誠從河政起見旣經具題前來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爲滿惟通惠一差一年代更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籌畫人夫更難整■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不知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傳舍視之誰肯爲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不堅錢糧益費亦有可慮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運道河帑不無裨益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一曰交代河防職掌刻難乏人員缺代署不惟利害不切卽驟然經營省解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臣潘季馴河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爲河湖喫

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管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事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備造清冊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叅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新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

朱之錫敬陳河漕事宜疏略

一曰閘座運河臺莊以南臨清以北原無閘座節宣每遇乾旱尤易淺閣者姑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于南旺河渠分濟南北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絀更必倍費守候以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旆之勢一瀉無餘舟膠而不可行也查會典一款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

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一款凡閘惟解進鮮船隻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擅開走洩水利及閘開不依幫次爭閘者聽閘官拏送管閘並巡河官究問因而閣壞船隻損失進貢物件及漂流官糧並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于碣豪勢官員叅奏究治而且拊搭黃馬快船有禁貢鮮船隻夾帶有禁令甲森嚴歷歷可攷卽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內工部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閘座等事一疏內閘座

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亦經奉有依議嚴飭行之

旨奈邇來官差船隻只顧一已速行之私罔念朝廷京儲之重每到開口輒聽船役喝令啓板么磨官夫稍有違拘則捶楚繼之積水旣洩閘內糧船不免淺閣卽使洩而復蓄亦不免加倍耽延甚或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上閘應閉而不聽閉下閘當開而不容開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運之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却步而求其前也

人司馬靳公經理河工事宜第八疏略

臣惟修治兩河旣定分工任人之法則必當求其成功矣但河工告成而不立法以期久遠恐數年之後奸弊滋生難保其不旋壞也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誘之天數至於堤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一在備員闕茸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用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仇而盜決以滄

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溉之至於周橋翟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役之罪則總在利于動而不利於靜樂于有事而苦于無事是以百計而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擊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一帶殘堤貼椿之土悉皆卸塌椿木無土擁護易于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滄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臣目擊鋸痕深爲痛惡雖出示嚴禁密訪查拿然犯者已逃從何究詰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

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欲保全河道者不過一二人而謀壞之者遍地皆是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于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爲不易之策也臣聞故明末年各省漕糧皆係世職官領運漫無考成以致無官不侵蝕無年不拖欠無日不追比糧歸奸橐而在上者無可如何流弊至極迨本朝定鼎之後責成各衛守千等官領運按運考成

欠者置之以法完者准與優陞不數年而鋼弊一洗
歲歲全完此有勸有懲使知有利害而自爲趨避之
明驗也臣愚以爲今旣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須按
里設兵使之住于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濬修葺事
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于海口爲兩
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兵一名管
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務茂堤內則乘
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建一墩令十五兵居于
墩側每墩給濬船一隻各繫鐵掃帚二個于船尾繫
繩以五丈爲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

兵一齊各乘濬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鋪下鐵掃帚
于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迨五丈之繫繩不能到
底懸鐵掃帚于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設
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四十名
給船十二隻專令濬堤外至海口一帶之游沙自雲
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濬船七十六隻各分汛地而
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
各長二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
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濬船一

山東全河備案 卷之四
三
隻鐵掃帚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
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濬船八十隻亦照前
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
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
令十五名住于墩側每墩亦各給濬船一隻鐵掃帚
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
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濬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
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每里
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兵住
于墩側每二墩給濬船一隻鐵掃帚繫繩以三丈爲

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
四員濬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
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
名每名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
側于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
密種菱荷蒲葦菱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
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
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管兩岸堤各九
十丈五里建一墩于西堤令十兵住墩側其栽柳蓄
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

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以上六營通
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
堅實日漸幫寬並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外河
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不等內河坦坡之
外菱荷葦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守兵拔爲
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總守備有缺
卽題陞無缺則報部照伊應陞之缺遇缺卽陞如各
弁兵所管地方堤坡不堅或並不幫寬反有浪窩殘
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河之水不及五丈
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河菱葦蒲荷廢弛不種
兵責四十板柳號一箇月穿耳遍遊示衆仍革去糧
餉另行遴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級調用若各弁
兵該管地方因循鬪茸以致衝決堤岸者官革職拿
問兵從重處死以上俱責成總河臣親往確驗并不
時委官差人嚴查密察務使各弁兵人人警畏不敢
稍弛如此則賢否別而勸懲昭利害攸分當莫不勉
勵鼓舞共相守護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廢壞之
徒無可逞其奸計若果久而勿替雖百世可保無虞
不特三年而已也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人文志下

修建議文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楊文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
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
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
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徒
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奈道經荏平

其間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輓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驚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北陸運利相十百詔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叅之衆議圖上可開狀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忪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

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濱渠之民老幼携扶喜見泛舟之役于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旣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

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宴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時豐歉權事重輕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仰奉明詔以識歲月至若神功聖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也

佛也

創建魚臺孟陽薄石閘記略

趙文昌

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來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河工告成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堙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魚臺之孟陽薄涉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千餘妨農動眾民恒苦之遂條陳其事都省委右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

貞等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不足以負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莫若立堰以積水立閘以通舟堰貴長閘貴堅漲水時至使漫流於上如斯而已矣于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修之從孟陽薄始今值歲晚先辦物料興工以春首爲期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二名監夫不足於近邑差雇五百七十二名就給工價米糧一切物料官爲和買給中統鈔五萬五千緡不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覈實司提舉仇銳來董是復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指分工役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爲閘門外石內甃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閘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於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閘門起鑰篙師庄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於談笑之頃乃命謝皇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至再予不揆因記修閘之歲月如此

重修金口閘記

劉德智

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惟謹東

南去京師萬里粟米絲枲織縞貝錦象犀羽毛金珠
瓊蕩之貢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
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達於幽由是天下利於
轉輸泗之源會雩於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
至漫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士以防其溢束石
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
作二洞以開啓閉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
日當延祐四年都水太監濶開分治山東寬勤恪恭
敏於事會曹椽王元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溫董工
役役長張聚李林路詳宋贊秦澤分任其事夫匠一
千九十石二千五百甃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
錠鐵鈎鐵環不敷取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
調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工告訖
大祠玄冥醜酒割牲燔燎瘞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
役徒謳歌人神歡悅乃相與請辭鑱諸石以紀其始
終遂以命德智洪惟皇元起漠北以深仁厚德奄有
天下公家世鼎鼐參贊化育今誠能實於已而勤於
官忠於上而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
而功易成雖然又豈水曹爲然推此誠實以理天下
則被澤溥矣辭不獲命因書所聞以爲記

修任城東閘記

俞時中

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書李粵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閘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閘東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流承之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膺其日間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

土爲甃採石於山其材用所須不費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役夫爲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卽其地之西偏修餽廳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修濟寧州會源閘記

揭傒斯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閘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

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逮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制于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閘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代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卽功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

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灰槩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遜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央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縱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三百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苴以白蔴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越六月

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闢決竭艤權啟鑰水平舟行伐鼓懽呼稱功頌德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千人金工五百八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斃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十三萬石之灰三億二萬三千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康千二百有五十視他閘三之視故閘倍之其出於

縣官者鐵若麻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二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闢壅者滌決者塞拔藻荇禁芻牧隆其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岩阨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闕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漬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澌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閘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

山東全河傳卷之四
祠入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粵魯赤中書
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
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瘞之餓者
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
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然古者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向使侯竟代去雖懷
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遇也惟此開地
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
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其辭曰昔在至元惟
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

渠旣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帆夕檣垂四十年孰
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旣
滌旣疏濟閘攸基先雞而興旣星而休觸冒炎曦疾
者藥之死者樁之奚有饑渴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
亟勿遲十旬之間適績於成知罔或遺洋洋河流中
有行舟若遵大達舳艫相啣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
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
隆則固惟帝世祖旣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于
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
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

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
截其閘有菟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

前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道南自徐中由於濟北
抵臨清遠及千里修置閘壩積水行舟漕運通濟乃
天下之利也此河殊無上源必淪汶注洗決引泗源
西入於兗南入於濟達於任城合於新河而流邇者
山水泛漲上自堽城閘口下至石磧漫延一十八里
淤填河身返高於汶是以水來淺澁幾不能接於漕
運今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監丞宋公諱伯顏不花

由中書省譯椽奉命分治會通河道睹河水淺小蓋
因上源壅塞之病遂差壕寨梁仲祥度地計工時方
冰泐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岳聚董本監并汶上
奉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備糗糧具畚鍤挑各河之淺
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五旬而工畢汶泗洗濟之
水湊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
二座中央天井廣袤里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
儲水滿溢方許放閘近漸淤澱澮水甚少今復挑濬
水長激灑以寬艫艤夏四月公又率領令史奏差巡
視會源閘北原有濟河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絕流再

山東全志卷之四十一
委岳聚領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往來無礙百姓大悅持狀請予爲記予採撫其實而書之用規於後

重修洗河記

李惟明

洗河乃汶水之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洗也洗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入於洗此洗

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自開口至石刺事鑄於珉然洗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准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於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一
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

河防記

歐陽玄

元至正四年夏黃河暴溢決白茅堤並河郡邑濟州單州等處皆罹水患北浸安山沿入會通河遣使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常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一議修築北堤以制

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鑿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躡其後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

山東全志卷之四十一
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
乃薦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
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州等戍十
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
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
泱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堤
成河乃復故道南漚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
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
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

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
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
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
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
正河防記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
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
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
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
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

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
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
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墮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截河
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
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
繩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戣用組之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
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
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聚也此
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魯
常言水工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工視河濱之工爲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
奴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
如礎然維扶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
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改作東大閘記

李惟明

泗別於滋陽堯道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洸引之西
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
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水之陰堽城

之左作一斗門竭汶水入流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漑濟兗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賚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于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堰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開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旣又以虹石水易圮乃改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

行爲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流至春全竭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洗河兩閘被其害而洗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沙深濶若修石堰須高平

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
益爲害况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
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塌白水漑田缺
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
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塗遏漲水大爲民
害重修堰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
言閘壞岸崩碑沉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
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洗
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
此者乎于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關爲一大閘之議命

濠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
土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甃煨灰以濠
寨官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
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
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
待來年以已事諉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
弊於屢作敗十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
順水性也表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
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
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

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短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前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壘石爲崖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濶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身上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闔以大石爲兩杲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遂

以羸又皆大石自基至顛凡十一疊舊一不用焉石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昭合無間故其締構之工卸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甃以萬計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徒役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旣成衆請識其事於石屬筆於予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

則爲轉漕之益爲灌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善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付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尚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于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敘其始末以見堰城開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鑒

黃棟林新開記

楚惟善

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於河自漳抵河袤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澁有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閘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興作爲已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閘間遂卽其地庀徒葺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訖工於夏五月辛酉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閘基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寸不及

身之半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制度纖悉
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聚觀
往來者懼忤稱慶僚佐者宿眾相與謀謂不伐石以
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遂壞
也先是役民於河凡大興作率有常廩是役將興時
適薦饑公請俾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久未獲
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
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
如此又初開月河于河東岸闢地及咫疆礫錯出鍾
無所施迨營闢基近西數武黃壤及泉訖無留礙精
誠感格鬼神陰有以相之也公為人明敏果斷操守
絕人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始由
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史李
中壕寨官薛源政其工師徒長具列碑陰

耐牢坡永通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皇帝卽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
國公總率羽林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
幽冀兵不血刃而梁晉關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
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渠以逸漕度舳艫千里有程無
阻後以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淤窒壅

數壞舟楫乃西遵師莊石佛諸閘北沂汶濟以達燕
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城西二十里耐牢坡口
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于是
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洩漕度愆期深爲職
守憂洪武二年申請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
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大昕相宜置閘以爲
歲久計十二月朔知府涂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
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舊口則土崩流
悍不可卽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行水滙乃代
石轉木度功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

合役丁夷上堤平水降八只以爲基樹以束栗寔
以九甕然後鋪張木枋敷嵌石板爰琢爰斲尤牙相
入復固以灰膠關以鐵錠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
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閘之北東向
有塘縱二十二尺西向塘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
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
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
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
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
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

百五十人以材計石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甕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用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晰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又陳力其勞不可蓋也遂具載於石以垂永久焉

宋尚書漕河記事叙略

張克文

公因元人會通之故首以濟漕運若袁家口廿二十里計元人未開鑿鑿之自公始至改在城關分水於南甲尤元人所未及非天授名世以興國家無窮之利者誠獨是時以微過蒙督責方儒巾治事無何奉命取材用蜀陳平江就公一二未就之緒而公幾泯泯焉中州文獻志亦既表著之矣舊河郎楊君重夫刻有漕河紀事歲久無傳宮保朱公訪得之手授克文克文敬拜受謀梓焉而僭爲述之如此

宋尚書像贊

張文鳳

維茲漕河元故運程復有海運國計是經逮我國朝

河決原武入於安山寨四百里南自濟寧北至臨清
陵谷代遷舟不可行永樂初元文皇御極肇建北京
運法乃立自海運者徑由直沽自江運者浮海入河
至於陽武復登於陸艤舟衛河輸之輦轂海險陸費
耗財溺舟歲億萬計天子是憂乃命我公修元運道
濟堯青束登萊率效虛心訪計白英出奇作壩戴村
五里長隄汶水湯湯令出南旺乃命爲之南北各向
南入于漕遙接徐呂北入臨清漳衛之滸漕功告成
海運遂廢有功於民當百世祀維時臣鏊實疏其宜
勅下有司乃定厥儀正德壬申俞鏊之請祀於南旺

遂著爲令公之治漕矢心爲國相彼流泉剛斷不惑
嗣公而來當如之何是式是程修明令謨戴村之壩
增卑倍薄日積月累岡陵可作徂徠諸泉悉入汶河
洪此上流弘濟實多巡察必時疏浚必力維持成就
以永公績財不妄費役不妄興山東民力迄可少寧
置閘以節蓄湖以灌公實相之永世無患公功在國
公神在天運儲千億皇圖萬年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沙灣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

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有貞祇承惟謹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東北徂西南躡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

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雍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交上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途所爲阻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於是乃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隨宜先後之渠則異流同歸牖乃上下擲

比以次啟閉渠起金堤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灤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峯之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束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

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委作大堰其上殺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欂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
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
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有所節且有所宣
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
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
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
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
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
者萬三千有奇用水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
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緡百
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藁稍又倍之而

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伍
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
有五日子是治水官佐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
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
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
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
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
至躬勞萬乘投壁馬顛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重
孰輕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
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

矣厚矣其可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常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大之祐旣預而豐有蒞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卜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凝天子曰呼是任在予予

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旣順隄者旣定疏者旣通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張盛改築堽城石壩記

商輅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浮於汶者自兗北而止浮於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而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東阿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我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堽疏渠漕運復通第堽皆土築每遇

霖潦衝決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旣修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牟公觀其成績騰章保奏用畢前功至則以堽城舊址河濶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功倍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同知徐福陰
陽正術楊達耆民張綸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
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
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
糞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
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湫口七各廣
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漲啓板聽從故道
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雁
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雁翅二各長二十五尺爲
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

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拴湫口橫石三四各長十餘尺
舊河無梁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沙入
洗洗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
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啓閉以
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
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
以上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洗河免於沙淤閘之
南新開河九里引汶通洗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
鑿石兩閱月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
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擾者以

前折納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
通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堯
邵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
之役予心喜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臆乃今績用有
不可斲於言耶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
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
白渠之利不尤大乎予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
而之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

濟寧中新閘記

劉 翊

濟寧郡城南河曰會通元人開漕運者自濟寧分水
閘至東昌臨清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
詔大臣率民夫往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洗及徂徠諸
山谷水注焉然而舸舶鱗集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
容肆於二閘南穿月河可肆里許更益以閘曰上新
閘新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
舊有小南門橋鐡石以岸中僅二丈往來浮者艱於
關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楫師
至此束肩瞪目不敢前成化甲午平江伯合肥陳公
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
都憲李公咨德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良於行

山東全志卷之四十一
乃檄東臬憲副陳公善及兗郡倅陳公翼卜吉倡屬
具畚揭列縷鋪撤其橋去其石撥腐曝淤倍高卽卑
壘石爲趾琢石爲柱覆石爲梁直上下新之中增一
闢焉首事於乙未二月奏功於四月旣成名曰中新
中新之上爲拖橋一易濟安爲渡舟二于是水陸無
滯凡糜錢十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
他百色之需以百計財因素蓄民不告勞工曹諸公
觀謂斯傑跡不可不石刻名言於河滸因以言見徵
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唐用李
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

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
江淮宋漕仰於汴元漕仰於會通衛潞以其邇於都
也我國家遷都於北蓋漕元人之漕者志堅大父恭
襄公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裕國福人至今
清江臨清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志堅
心二公之心繼疏續鑿成此懋功傳曰纘乃舊服無
忝祖考志堅有焉於是乎記

建土橋闢記

丘濬

皇明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
京師餘六十年於茲矣然地勢之變天時不常盡人

事者必隨時因勢一節宜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旣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諸臣隨所在而爲其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閘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三里下流之閘曰戴家灣沂而至是二十有八里又四十里抵臨清之上閘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十里爾輒膠淤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刀殫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閘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都憲翁世資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善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才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驄等督工卽功於所謂上橋者建石爲新閘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悉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二月告成余以此閘之建實與漕運有關因援筆而記其事

趙村月河壩記

張元禎

制閘必旁疏一渠爲壩以待暴水如月然日月河其壩高殺於閘廣可三四步長無慮七八十尺然率畚土壤雜芻藁剡木以約其旁弗堅弗可以久水暴下壩輒掃蕩去無遺蕩已復葺葺已復毀民赴役歲無已時而芻木需歲動以萬計無錫莫君總以冬曹主事來視濟寧漕河欲易以石庶幾堅久而一勞永逸則躬度所理天井至趙村閘十一壩最其長四百四十丈有奇內外用石計當萬有餘丈乃上議十一閘歲役民三千有餘河汭無事人出錢千爲葺壩用全

直比兩歲勿徵歲第令人採石丈五尺所費曩歲錢半而已山東沿河歲不登省茲民以少甦合兩歲半費可以就數百歲之永圖公私便計莫良於此者詔可於是以前屬州判官李賓輩數人旣兩歲石具不數月十一壩俱成其募工餉役一以都水贏錢不斂民秋毫其出入錙銖必籍其相度地形損益盈朒灰膠鐵錮崇庠適中皆出君指畫官不糜民不擾而成筭不愆君子曰茲足以驗莫君之才惟弗舉舉必濟又曰茲足以驗莫君爲政之不苟利不百不興不舉也而一時一夫之利云乎哉郡守傅皓等以予數厚於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君來徵記予不得辭

安平鎮治水功成碑記略

王 鏊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
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
堤之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
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於淮一自荆
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六年夏大霖雨
河流驟盛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運
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天子以爲憂命
右副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

治之祗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
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
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將半漕集張秋柁檣
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
則戰悼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於西岸稍南鑿月
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於是舳艫相銜次第皆濟歲
運賴以不失及冬水落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
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
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鍤
如雲晝夜不息水乃自月河以北決旣塞繚以石堤

山東全海傳考 卷之四十一
輔以梶柱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諸湖泉源
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
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鑿紀
其事臣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翼皇都殿此上游灌
輸東南艤舳來浮黃河奔溢勢如萬馬遂嚙黃岡溢
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銳汝興協
謀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屬乃相乃巡乃
釀乃鑿既堤黃岡張秋乃築維天與時維人効力神
謀鬼輸隕林菑石音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
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

八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怵怵安乎新
命孔虔四方攸同於萬斯年

黃陵岡河工成碑

劉健

弘治六年河決黃陵岡潰張秋堤運道阻絕天子命
劉大夏治之又以總督之柄付內官李興平江伯陳
銳俾銜命往三臣者同心協力祇奉詔命遂自張秋
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
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旣悉以治河之道通漕爲
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河屬之舊河以通漕漕舟旣
通又相與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

山東全志卷之四十一
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
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
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
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
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以上凡地屬河南
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副使張鶴
指揮劉勝分統荆隆等口僉事李善指揮王杲分統
黃陵岡而興銳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羣議晝夜計
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齊心畢力遂獲
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

最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
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之東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
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
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萬二千有奇竹木大小
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
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
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俱畢興
等遂具工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賜興祿米歲二十
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大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六
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乃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謹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于河之決而塞之者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大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觀茲惠政誠不

可以無紀述謹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未爲害太行旣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始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黃岡奏決紛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早乃命憲臣廼弘廟謨諄諄戒諭冀効勤劬功不時上復遣近侍繼以勲臣俾同往治二臣協力兼采羣謀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旣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閉水由故道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晰惟茲大役不

日告成感召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感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李東陽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奪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旣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特命內臣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

九十餘丈而漕始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感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枳中實輒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糯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犛石爲竇五梁而余之梁可引繩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旣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命工部伐石勅內閣臣各紀功績臣東陽當記竊考之治水之

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於經中古以降堤堰
議起往往亦以爲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重
輕若歐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
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爲備則障之
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故其疏
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
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善防者
水滲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裁成書陳修和
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嗚
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爲而不爲彼宦成之急交承
之譏遺智餘力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
扞江隄竇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
書此爲明命

安平鎮石堤記

謝遷

國家定鼎燕京凡上供之需百官六軍之餽餉大率
仰給東南舟楫轉輸以免陸地飛輓之勞與海運風
濤之險實惟漕渠是賴兗之東阿張秋鎮適居漕河
之路往歲河決黃陵岡奔注張秋而渠之東堤潰決
水由鹽河以入于海越歲淋潦助虐勢益悍急決口

之廣至九十餘丈盡奪漕渠東注而南北舟楫幾至不通天子以爲憂亟命治之遣內外重臣往總其役合山東兵民夫殫力畢作五閱月而功告成賜鎮名曰安平以示永賴于是內外重臣皆召還而山東布政司叅政晉陽張公縉嘗與董治之任効勞爲多天子知其能超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俾專治河防公益感激思奮乃諭於衆曰堯當河下流之衝自昔被患已劇今雖底寧而將來不測之虞亦未可知隄必甃之以石庶可以障湍激之悍沙灣石堤無恙此明驗也旣而詢謀僉同鳩工集事先實土以厚其址然後

布杙疊石石必爲廉隅灰液其縫每數十丈內爲階級以便登降隄外附土丈餘高突數尺以防侵刷起自荆門驛之前邈迤而南至新建石壩以與舊石堤接長以步者二千二百八十有二高以層計者十有四深下要害處則加石或七八層或二三層所用木石芻灰皆出河夫歲辦于民經始於弘治丙辰之春迄庚辰春三月而畢東阿知縣秦昂嘗與從事茲役具以告予謹記之以詔其後

東泉志序

張文淵

弘治十三年春予奉命理山東徂徠諸泉旣至卽披

閱舊牘而欲率循故事然無斥言之遺及余身親事
事而後有以得其詳然予疏濬之序則皆自下流始
故次汶上次東平次平陰次肥城次泰安次萊蕪次
新泰次蒙陰次泗水次曲阜次鄒滕次嶧次魚臺次
濟寧次滋陽而終于寧陽爲泉者百有八十爲里者
三千八百五十有奇爲時者三閼月予恐後之人亦
如余之無所據也因手親摹之圖圖之左方各記其
道理之數命工刻之木將俾緣此而得其考云

泉源志畧序

張文淵

泉源有志所以紀其實也志而略之所以舉其綱也

何略爾蓋天下之泉皆泉也惟山之東之泉爲盛而
且濟於用故其設官題名解宇亭館祠祀以及序記
詩歌亦頗詳盡凡此余皆略之而特類志其支流之
濟漕渠者有四焉四者何出於汶上于東平于平陰
于肥城于泰安于萊蕪于新泰于蒙陰之西寧陽之
北者同入於汶而會歸於分水漕渠出於滋陽於曲
阜於泗水於寧陽之南者分播於沂沭濟泗而會歸
於濟寧天井漕渠出于鄒于滕于濟寧于魚臺于嶧
之西分播於河於湖而會歸於濟以南之漕渠出於
沂水與蒙嶧之東者同入於沂而會歸於下邳之漕

渠故導分水必自汶上始導濟寧必自滋陽始導濟以南必自滕嶧始導下邳必自蒙沂始反是則非水之道矣雖然自分水以北者北與衛水會而東入於海以南者南與諸泉會而亦東入於海其歸一也導其一濬其百當知其所自此泉源之志略所由作與先儒謂禹貢積石不言方向者荒遠在所畧也今諸泉密邇京畿又予所身親歷其方與向悉能志之豈荒遠在所畧之例哉特自以爲非秉筆專記載者此志畧之所由取也嗟乎遺詳而志略予竊有所事矣因畧而致詳者予獨無所望乎銘曰我圖域域我泉

翼翼庶幾乎貽後之則漕萬漕億無壅無塞吁嗟乎伊誰之力孰修其職孰任其責請觀於斯銘斯刻

東泉志序

王寵

自古建都西北者財賦皆仰給於東南都關中者漕運極艱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河洛汝蔡而已惟我國家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於大漠水涓滴皆爲之用若山東諸泉據其上流又漕河之命脉也故凡水部之臣分符建節與兵民長吏有事於河防者無非通王貢漕天下實京師爲億萬年根本計也寧陽舊有分司專管泉源之政自永樂

迄今官之廢置無常故其政之因革散出無紀有志於當世之務以資廟堂之未議者漫無所考齋居之暇輒不自揆取舊編文案之有關於泉者爲四卷名曰東泉志謀刻諸梓期與同志者共焉嗚呼九河導而後王貢通汝蔡治而後邦計定然則有志於富國裕民者未始不於水利究心也後之撫是編者誠能因泉以考圖因圖以求實則自有以見其關係之匪輕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有如此者若乃因時制宜使旱不涸潦不溢爲漕運無窮之利者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濟寧開河志序

王寵

濟寧居兩京之中在運道最爲險阻其曰天井關者卽元史所謂會源關也昔人測之謂其地勢視境山尖而水之出於汶與洸泗者至是分流南北自是迤南或挾武陟之沁或引瑯琊之沂以達於南京者順流也自是迤北或奪金龍口之流或合滹沱河之派以達於北京者亦順流也是濟寧爲地獨高爲水獨少爲關獨多苟失啓閉漕度愆期而職守者爲憂亦獨甚也思昔文皇帝憫轉輸之難勅水曹發丁夫勒上將尋勝國會通河故道疏滌壅塞而後濟寧以至

臨清始開通焉建閘凡三十有一以制蓄洩舳舻進退不愆於素百餘年來京師有羨餘之儲漕卒無難輓之苦水利之功亦云大矣但其間制度品節或散見於文移或流播乎木石治河之吏有所不知則無以考求其跡施於政而成治功也齋居之暇取舊編案牘之有關於濟寧者爲四卷名曰閘河志謀刻諸梓將使行部之臣知分司之設職守雖微其關係亦甚重哉文皇帝垂範之周宋陳兩公疏導之績與列聖丁寧告戒之切者皆不待咨諏訪一展卷如指諸掌舉而措之非但可以逸漕度於濟寧則凡所謂

順流之地皆可從而理之矣

製南旺水車記略

王寵

今之漕河勝國鑿之於先宋司空濬之於後至陳恭襄之排決而萬世永賴也南旺之水車又何爲而增置耶蓋徂徠諸泉會於汶至是而中分之南折百里經鉅野沂嘉祥而爲濟寧始與洸河諸水會而入淮故決什三爲牖二以緩其流北折三百餘里經東平沂壽張聊城過堂邑而爲臨清始與衛河諸水會而入海故決什七爲閘十有六以節其瀾南北盤旋其中形勢獨高冬春旱涸之時守閘之吏積之未盈而

豪強撓之涸可立待漕卒叫囂甚至一艘之盤剝而奔走百人焉正德己巳春予以水部郎奉使濟上兼督諸泉是時自秋七月不雨至於夏四月舳艦鱗次漕卒艤屯束手無策予乃召漕運官軍論之曰東西堤有湖水其出無窮滌迴百五十里僉憲陳公之所濬正爲今日也但比漕河窳而下可挽而不可放耳曰運官爾其爲我嚴開座曰屬吏爾其爲我置水車曰漕卒爾其爲我每艘一丁以激水不用命者毋貸由是三日之內千餘艘皆可揮而走矣漕卒於是舞曰一艘之中逸者九而勞者一視盤剝之費已

膏壤矣守一日不如車一時誠良法也請著爲令爰命兗州府管河通判呂倣濟寧衛管河指揮陳塘增置水車四十輛掌其出納葺其廢壞復以其事移檄於平江伯陳公都憲邵公叅將莊公巡河郎中王公皆曰然可爲漕河旱涸之一助於是記其規制以備漕者采焉

臨清南板閘記

劉夢陽

汶水發源於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口南北分流爲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澁故建閘蓄縮而節用之臨清閘

北流之裔尤要焉過是則衛河承之無留行矣開分
兩河并曰會通曰臨清則前元所建志所謂地勢陡
峻數壞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開則本朝所建志
所謂地勢頗平往來船行者也南一開相距甫三百
一舊開草創一以甃堰之名曰磚開一以板開之名

開繼後改為石開易以今名曰遠關泐舟楫告

間司徒白昂改修會通開導流而北開底

前仍南開凡此皆開之七載實

趙弄兵水陸途絕廷議都憲劉八總師靖醜清道通
漕公抒勤修職築亭障立保伍士銳器精警虞削跡

時京儲垂罄運舟逢達公於癸酉歲春欲新南開為

河涉焉或稱截流儼功公曰詎可爾功非數月不成

節之憂乃開北開借傳焉或又難之公

第為之耳以規畫授工徒疏塞浚隘下舊河之身若

于淘舊河之身若干復於會通開底沉杉九板峻瀉

既殺膠涸亦除淡為安流大往小來窮晝繼夜南板

則撤其舊而創為之新開則仍其舊而易其開之金

日與開之底焉掄工而工良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

布力無怠歷時告成鞏如鎔冶整如截肪以是歲六

月六日工完放舟上者無號挽之勞下者無激射之

險群吁眾異相日以嘻曰是何就績之易策算之神也蓋自前元以至今日開更幾作率以不能利涉爲憾至是始克免焉收効於廢變易於難識洞於隱才周於事主智也速輸貢之程廣貨殖之用加惠兆人惠澤來裔至仁也在昔開一渠修一堰民興謠吏載事度德量力於公其大小久近何啻倍蓰可無紀乎用是巖石薦詞俾後賢者有考焉公名愷保定新安人

胡世寧改河議

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其一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堯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經下邳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堙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堙塞自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瀆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

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也夫上流不殺則
決口不可塞長堤不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
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
改也

劉天和河議

河曰野鷄岡分爲二道其自東南渦河西行者爲河
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爲支流并合於淮
以入海比歲庚子二洪泗運道阻或謂黃河流改非
也河流遷改必有漫溢之處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
耳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濫於渦河而

河之水至今亦微可截以爲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
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往來黃流盛溢則上
漫濟寧魯橋諸閘俱淹而淮水亦幾浸城后水勢小
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出徐州小
浮橋而淮水亦漸下而漸平近來黃河之水日微不
惟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
河口合流入海之處至可褰裳而渡是徐水之通塞
實關黃河之盈縮豈河水之改流哉漕河原不用黃
河用洸汶泗諸泉之水故渡淮而西皆是清河自正
統時黃河決滎澤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奪汶水以

北入海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蘭陽東至徐以入於漕
河而分殺之蓋至是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合
流七清三黃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浸漫
而衝洗之矣方黃河未衝之先清河之道俱狹易克
然無有淺設舖每年轉運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淺
舖亦設而不用矣現今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
河道但二洪向爲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一
帶淺涸人心乍見以爲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
濟由會通河至衛河一路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漕
之患今徐州二洪一向反用黃河而忘其害水不來
則挑濬以引之此殆以病爲藥爲自北而南氣數使
然耶

嘉靖三十八年濬府河記

王廷

兗州府城東舊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閘
所謂黑風口是也壩之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
城東門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闕黨諸泉西流
七十里抵濟寧東城外遠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
天井閘者曰府河蓋元人遺跡也後魏及隨實經始
焉今爲漕河之益非細矣國初堰壩以土隨築隨毀
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均易以石而鋼以鐵歲省

勞費不資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圯而水行故道瀾原淹野禾盡腐敗是爲利於漕者什一而貽患於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廷承命總河頃之兗州府同知黎天啓來言堰坍塌狀余爲檄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兗州府知府莫如善滋陽縣知縣汪應昂等往勘議合秋九月余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增高一尺七寸而董是役者卽黎天啓也工始於是年冬十一月訖於次年夏四月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猶夫故也是運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閘

主事王君陳策以濬渠請適朝殿需用朽木而水次拽筏夫役坐曠又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乃檄兗州府同知祁天叙卜日興工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四十里以泉壩并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濬而以任城衛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淺溜等夫并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濬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土卽加築兩岸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加倍堤植以柳置鋪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始至四月十八日工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爲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

出亦數倍於昔舟楫利焉王君因詣余請紀其事乃
爲記之國家建都於燕歲漕四百萬石而吳楚閩粵
交廣物貨之入海內外諸國各以方賄來貢利漕惟
漕河耳永樂中築壩於戴村遏汶水分流而會通河
復通然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所分水又微甚該
不得不截沂泗以合流也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其
易壞今漕河固無恙而漕防塌拽之具率因循敗敗
倘能以次修舉廢者飭壅者疏豈惟百世利哉而議
者不此之卹乃講海陸故道修膠萊廢河徒虛談
費不亦左乎今所濬者特四河一支耳卽於漕獲利
於民無害况有大於此而甚利乎昔者小者導
汶以利農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洛導渭以利漕而佐
農之績固著功有不能兼施者猶不辭胼胝爲之既
兼利而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則茲役不爲
徒矣

新河記

徐階

先皇帝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
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
孟陽至穀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渺然巨浸運道爲
阻事聞詔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有司治之得今萬

安朱公衡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舸凌風雨周
視河流復沛渠之舊而時濬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
與塞俱不得施乃召諸父老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
東南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畱城其地高河水不能
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不果其迹尙存公率
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旣舉而民
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
先皇帝若曰茲大計不可不審勅工科右給事中何
君起鳴勘議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
渠而增所未備以濟漕運詔集廷臣議僉以爲然詔

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
式測水之平鑿高而寔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
其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過河之出
飛雲橋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
起南陽迄畱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爲月河於開之
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爲土堤於渠之兩涯
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
三爲石堤三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遡薛河之上流
鑿王家口導其水入于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
泉趕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

遡沙河之上流鑿皇甫導其水入於獨山渠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飲馬池凡爲支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功備矣階惟漕運國之大計而轉渠獨茲一綫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我朝者勿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徒築而避焉誠計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誣之以重謗協

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保况復與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遠猷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階曩歲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爲之記

南陽減水閘石堤記

張純

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地平衍卑窪舊爲滕

魚諸泉所滙自宮保朱公奏鑿新河坡始蓄爲湖資
灌注也然每遇伏水驟發則奔濤傷堤於是用石
凡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河濶不過十餘丈水
溢河漲非有以宣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閘凡十四座
六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始事於隆慶元年秋訖
於今冬之十月隄防既固宜蓄得宜其規畫盡制皆
公經畫而郎中游君季勳涂君淵則承委經理後先
繼續者純不敏亦成厥勞工告峻因請予記國家罷
海運漕會通然河之西北與黃河鄰故洪水之爲運
漕梗屢屢有之有之則治治之而去之而復來則

又治治之功愈奇而民之膏脂亦已竭矣夫爲國家
建大計何能惜錙銖第終非久遠豈策之上哉迄嘉
靖乙丑黃水決豐沛舊運淤沒視昔尤甚公承命治
之乃舍治而議滕薛之墟鑿新河焉自南陽至留城
新者凡一百四十里復留城至境山舊者凡五十三
里而黃水之患息顧茲上源三河之水惟沙薛爲最
大夏秋潦則奔突怒衝勢不可制然亦河之利也吾
將資以爲利則又因之以爲害乃酌利害而壩堰之
議興薛之水築王家口等壩障使南趨由豸裏出地
填溝沙之水築皇甫等壩導北流會南陽湖而是隄

與閘亦次第舉水得湖以爲容湖恃隄以固閘以洩則水不暴運不能傷美哉公之用意遠矣湖舍舊而圖新因高以避險不與水爭尺寸而橫逆之勢自消所謂治之以不治也斯爲上策他如竭薛水以南趨去其害之甚也導沙入湖并諸泉以爲蓄剪其害且羸其利以待賈也昔都御史王公以旂復四湖爲水櫃蓋自此意故自昭陽復而沽沛舊渠實賴以濟然其地卑下素爲黃水所必趨其趨之而東勢必橫決舊河而後及湖天下事其可兼得與今之新河昭陽居其西南陽居其東縱使黃河之水從西逆奔則有昭陽爲之受山之水自東突衝而南陽湖有以爲之蓄是又一昭陽也謂非天地所造設以待今日歟然則是湖也資新河以利濟而茲隄茲閘則全新河以收功者是安可無記

常居敬築坎河滾水石壩記

于慎行

考之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歷奉高羸博之境至安民亭入濟則今運河西濟故瀆也蓋濟之見伏不常汶之西流合于濟所從來久矣國朝永樂中宋公開會通河始築戴村壩以遏其西流之道而南出之汶上以入于運其稍逸而西出者環東平而北承濟故

瀆之支流號爲大川清河以入海則所謂鹽渠云會通河成堯之泉皆滙于汶泗轉注漕渠卽稍逸而西出海王之國竊借以行鹽筴皆漕之餘瀝也而濟之名賴以存焉爾豈能與漕爭哉歷歲滋久壩或圯墜時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東源之田或苦羨溢膏壤畝鍾化爲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涸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筴也海王之國歲所佐水衡少府幾何而苦東原之民以與漕爭若此乎然又有異焉障而不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中少司

馬萬公謂汶至戴村勢如建瓴不可復收且以土爲壩疏而善潰乃上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功始此萬曆丁亥河決病漕詔簡從官行視今太僕常公爲工科都給事中奉璽書從事與巡撫李公北行濟汶間乃奏言臣居敬與都御史臣戴行汶上流令長吏雜視畫便宜狀皆言坎河口宜爲壩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塗以堊拊上銳于豐狀如魚背水高于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于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且居民亦不害臣等謹與郎中臣吳之龍主事臣蕭

雍臣王元命按察使臣曹子朝叅政臣郝維喬僉事臣和震等議皆稱便大司空覆奏制曰可會御史大夫潘公至復率諸司往閱乃檄郡邑吏營之計築石壩長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丈之二百三十東岸爲石隄厚一丈經始于戊子閏六月明年三月告成費凡八千金有奇諸公不自有也曰茲匪神庥其克有濟乃爲龍宮于上伐石紀績用示永久東平守謂行郡人請勒辭焉不佞嘗謂漕渠所患獨南旺以上時或少涸則其故在坎河世爭言漕

和病置此毋談何也一旦上用常公言下詔興築潘公受而成焉譬漏水在壺一以爲盈而挹之一以爲涸而注之晝夜不舍無當於漏調渴烏之吻正虬之咽則衡渠之水可錙銖而稱矣何者得其本也故吾于坎河之渠嘉諸公之功而幸宋公之渠有永賴焉

遊泉林記

于慎行

萬曆辛巳四月余從孟嗣孔柱史東謁闕里已乃遊泗上出曲阜故城杜憲伯從殷自東方來車從甚都適與客遇客從驢背土厲聲呼下車間主人避客狀

山東全志卷之四十一
三
從殷大笑君卽幸而過泗土不呼主人安能飛度客
第行矣予等東行憇于少昊之陵而杜君從西返過
謂余吾且先驅爲客治十日具客毋庸辭薄暮至泗
水投袂入杜君舍厥明同如泉林杜君亦舍車乘驢
踉蹌欠伸狀如飛鳥且行且相顧笑出城東十五里
觴于鮑莊之泉泉出山下曲折北流得盤石數十武
平如馳道水布其上可羅胡床八九置几而飲水聲
如鳴玉出于床下固一竒也又東數里觴于石竇之
泉其狀山下一坎坎石壁立橫脚一竇大如瓮口水
隕其中雪濤矢激如出車轂下與石閘旁有折峽孟

君懸縷而下取蠡承竇中水一激而出又東數里觴
于趙莊之泉其狀平地爲一石池深廣丈許泉出其
中泓渟無聲其色紺碧流而出池又爲石渠曲折宛
轉可數十步濫觴而飲援琴鼓之此其去泗水二十
里日已下春乃抵杜君別業宿焉蓋皆有高柳數行
叅差縈繞與水石爭秀不可徧觀觀亦不能記也厥
明東行道旁諸泉不及矚目日中息嘉樹之陰又東
數十里過卞子之城城不高大居人繁殖城東有橋
過橋而東沂水三里則泉林也泉林者出倍尾山下
其中爲寺山之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泉之名二

十有五厥數倍之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沸騰洶洶磕磕如決渠堰漚而爲池淵溱黝深傾溶滉漾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從平地上起如灤水之源而小會而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頰丹縹碧五色絕熾與水爭奇日光射之如繪如織泉多石刻予度其一梁之旁解衣而枕其上水聲淙淙歛如轉轉冷如鳴玉濺如珠萬斛懸如匹練人影下窺如入玉壺若有若無木葉蕭森天光沉浮急呼太白嘯

歌沉冥不知有人間世矣起而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縱橫交互錯脈分林麓黝黛大木千章非楸非梧輪囷離奇擁腫附著如芝如茵如鳥雀巢效奇呈巧務爲相勝而其支幹下垂又往往如虬龍盤螺其根上搏又若相噬或橫架溪上以通往來曰浮槎渡或出而臨水房蹲鼎峙上坐數人水流其下曰蟠木磯予與杜君坐盤木從上流放評析枝鉤之夕陽滿川籍以砂石映爲紅流與霞相混已而罷酒佛子導余躡躡行蔓草中徧走諸泉如紫英白石蓮花鳴玉琵琶五星之

類皆爲說其名義不可記而寺則頽矣主人肅入
使館飯而命榻子不能舍泉出臥虔石之上水聲隨
聒水光在波如流華燈煜煜不定返而就寢明日再
酌泉上命僕取文石鑿之泝流而出洲渚合杳林木
蒼蔚矩旋句曲將窮復有林盡天開回首茫然如出
桃花源也過卞橋西三十里觴于杜曲之泉大木四
本可蔽牛馬杜君酌而屬客此吾家泉請供卮酒又
西二十里觴于珍珠之泉泉大盈畝其深沒槍汎漚
自中出于水上狀如吐沫至是醉矣于子曰遊剡
上問水所從來蓋山雷澤云澤方數十里春夏水拍

空秋冬則涸其涸也如雷鳴一夕而竭水溢倍尾山
下爲諸泉常有澤中器物浮出斯口神矣國家都冀
泗上諸泉北接汶洗南接河淮通漕數百里厥功茂
焉故設都水使者主之然其祇不列于瀆故無秩祀
瓊堵之宇夷于丘榛斯河臣之所宜講也

重濬泗河記

胡 瓚

鄒之泉唯三角灣自入漕餘悉會白馬河入泗有橋
跨之曰永濟云泗旣爲金口壩所遏而其東出者猶
循故道入淮顧其挾洙沂而來也積沙乘之歲久不
濬而飛虹之所不沒者僅尺許于是諸泉假道三角

灣而渠不能容橫逸潰嚙居民患苦之余行水至此有司以爲言余心記曰是不過費三旬役耳先是泉夫悉遠調舍其事不事余爲請于今大司空楊公期以來年各歸于泉毋出鄉令既定未布乃召泉夫以十二月經始而益以濟魚滕曲凡百人余又慮輝瘵躬拊循之若挾纊是歲除日丙戌立春復命先丙七日後丙七日俱免役益復大喜先期而集時令會朝王正而承攝事且職在畚揭爲出夫家之征二百人濬深若干丈築隄長五丈濶殺其二高幾尺屬之河防潰逸也匝月報竣越三月余至自南陽則梁下可

舟行而兩涯之麥芑芑矣夫前人以病涉之故爲飛虹者三而湮沒若彼今舟行之水余豈能加滴瀝而顧視三角灣不加少也獨奈何以民田爲壑乎且是役也不費水衡一文錢又胡宜爲而久不爲也往余嘗謂自濟以西地稍高水虞其出不虞其入自濟以東地近窪水虞其入不虞其出如鄒所爲淵源勝水諸泉其流自盛濬之稍易因與有司約夫自治其泉而衆水所匯則聚而用之略倣洸濟故事以充淺夫之用庶泗濱之民歲食麥秋之利而漕渠亦永永有賴矣

重修金口記

胡 瓚

山以東古徐兗之域衆流之所滙也環岱宗而東近以名川稱者爲汶泗兩者遽主以灌輸于漕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迺汶別營一穴以通海王之國其內注者厯厯十之三而又罷于奔命彊弩之末不能不倚于泗泗旣挾洙沂率其衆流以全力奉漕而尤分其十之三以益濟至于任城而二川畢會譬則晉楚交相見矣然汶之入漕跡泗而爲之者也其性善潰不常厥居姑毋論堰城之役倏廢倏修卽如戴村得所據矣而猶踰歲輒決決輒糜水衡少府錢數千始塞

若泗之所爲金口堰者肇自隋季迄今幾千年渠之漑而運也壩之土而石也隄之卑而高也雖稍稍易置而卒不失其跬步語云泰山之雷至于穿石而况以尋丈之隄扼衆流而奪其勢欲其踰百年無敗亦難矣今上御寓世有五載大司空安邑楊公治河之又明年會河伯南徙徐呂告急特請于朝勅所司濬濬汶泗無怠不佞瓚適承乏治東泉旣至而天井之渠加長蓋泗之助云亡何大霖雨沂泗突如其來故隄不足以支而金口壩堰蕩析殆盡滋陽令楊君修築圖後功度財慮庸計費九百餘金不佞爲請于公

卜日葺事因檄主簿徐時泰董之不佞逞爲諸生時數道出金陵徘徊石頭城下見其從石竇溢出者堅如金石蓋異時和灰秫而成之者也喟然歎曰秫附于石而膠于石剛柔固相倚哉時泰故金陵人習其法故維繫鐵錠旣密且深而用灰秫累之幾與石平迨成而父老暨四方遊士觀者咸嗟異以爲宏麗密緻自有斯壩以來未之覩也始于冬十月甲子越明年四月甲子匝六月告竣令請余落成且謬爲余功也者謀勒之石而屬筆焉余曰是大司空之教也邦伯師長之勞也士用命也瓚何功之與有令曰大司

空主之使君相之毋庸辭余再拜曰雨暘時若神之賜也瓚何功之與有令固以請曰神庥民悅繫使君之德毋庸辭余復再拜稽首曰嶽瀆效靈奠國家億萬年之丕基是聖天子之福也瓚何功之與有雖然瓚有進于此者今時詘舉羸議者爭言仍貫矣而革言三就易何以稱焉記有之涓涓不塞流爲江河此善喻也夫金口之懸飛虹者三長各十咫尺方壩之未頽也尚存其二今竟何如哉昔劉晏治漕大約優漕費以收其利彼豈無節而漫言經濟者乎夫亦備患防害斲費永寧之計也晚近世廼以備患之意移之

于備奸防害之術施之于防蠹固將曰毋動爲擾耳日漫月循弊更滋甚然則晚救何如早救而省正所以爲費也顧所任者謂何耳任得其人則急爲杜微而不且見爲喜事緩爲理本而不且見爲隳幾費爲幹蠱而不且見爲奢省爲惜財而不且見爲悛唯是邦伯師長之功尤不佞所藉手以報聖天子者也

重修張秋五空橋記

宋祖乙

張秋城南之有五空橋也創始於明弘治十年重修於

皇清順治八年聿改創始以明弘治初河徙汴北東北下張秋入漕益以六年靈潦水大泛漲遂決漕東岸截流奪汶而入於海漕乃中竭南北道阻特命劉忠宣內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往共治乃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又恐兩堤綿亘千里河守一失復決張秋爲漕崇爰相地於張秋舊決之南一里許高築河堤仍用近世減水壩制植木爲杙中實磚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上漫巨石爲梁五竇梁可引纜竇可洩水用需漕運迄今幾歷三百祀矣石頽木落板爛土堙相沿而未有整者順治庚寅工部郎閻君欽命視

河初蒞安平正值黃河決荆隆水勢溢溢洶激患及張秋河堤兩岸獨此堤完固無虞良由此五空洩水殺其威也閻公喟然曰橋於今誠有賴信先賢制作美備哉雖然竇可通水而梁既圯土石相傾壅滯多激未免旁衝之患且梁傾路廢牽挽無由竟成一大決口舟至輒阻不幾棄先賢制作爲無用耶閻公乃於八年春乘重運未至估計度材重爲修葺謀之東阿令史公三榮樅木選椿役夫於淺舖之額掀石於泥沙之中共計巨木百有五十灰萬有五千糶千有七百餘釘百餘觔石揀用二百餘塊匠工八百零夫

工千有一百六十役不重費工可倍昔閱月而橋屹然告成矣且五竇既疏湍急可殺擔負車馬利不病涉引緮挽纜履道坦然是舉也疏通漕儲用裨軍國巨功也接濟往來利涉大川至仁也玄圭奏績而民不勞鴻才也克昭前賢之令緒大德也一舉而四善備不可無文以志不朽公諱廷謨號嵩嶽丙戌進士河南孟津人

重修明宋康惠公祠記

靳輔

功民者有祀古制也矧創建非常者乎祀而建之祠所以旌公論誌不忘也矧追功尙慕久而彌確者乎

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祠而榛莽焉廢矣廢則忘善將奚彰乎公論更奚當乎追功者耶茲余于宋康惠之祀竊有感矣邇自歲丁巳余奉

命視河時淮揚昏墊孔劇故余之荒度自淮始比歷清口高堰各區揆得失之由諦觀陳恭襄諸遺跡慨然想見其人蓋多其河漕一治而能黜海運之糜帑費人也及入濟河遵南旺觀戴村分水奇烈相栩有巨靈屬鼻之感則又知康惠公之創無前而建非常也尤足繫人深思焉何也元之都燕也以海運稱捷及明洪武間河決原武流彌塞而籌海運者彌亟公

白奏海運之險歲漂人與糧無算且漂舟督補于諸郡騷然費煩耗公私復億萬計于是請相元故渠因革之更鑿袁家口二十餘里元渠始通又慮乎渠雖通而渠流之盈涸不可準也公乃納老人白英策于戴村蜿蜒壩五里許過汶水之東者而西之且以其三濟南漕浹徐呂以其七北會臨德合漳衛然後故渠無擁塞之患而海運之停自此始夫海運停而帑金以節民命以全則公分水之烈詎非創無前而建非常者哉乃旋會營建起廷推公御命而南無何卒于蜀卒之日家無餘資輿情多悼之而當時論河者未

之奇也公功幾泯焉厥後數十年尚書李燧等窮覈
治河諸實政于是率僚屬詣河濱輯公論于遺編證
齒碑于故老遂臚公蹟廷諍之而後公之祠祭贈諡
得與恭襄埒嗚呼此亦見公之功德在人久而彌耀
者殆如此矣顧今日者瞻其宇懷棟剝蝕幾委追功
而榛莽之烏乎可余是以囑兗郡任丞而亟新之也
逮戊午夏余忝恭襄祠亦復摧圯爲劇余又語淮郡
王丞令亦如新公者而並新之蓋深凜乎有舉毋廢
之訓云爾茲王丞已事鳩庀而任丞適以公祠告竣
報且徵余言以記之余復爲之憑弔往蹟叅以記乘

總之恭襄戮力于淮南康惠開奇于河北固均黜海
運之糜帑費人者也勲誠未易軒輊矣其祀典之應
並新也宜哉然余竊有感者康惠非常之烈藉微李
尚書力白于後則前勲直宜冥冥矣此千古所以多
耿恭任尚之憾也乎乃復有耳食者流事不探其本
源慮鮮周乎亘遠往往以塗飾因循之習與福國利
民者同類而並稱之亦足悲夫要而論之功德以歷
試而彌彰公論以討蒐而始定若公之追功于異日
而尚慕于無窮者殆久而彌確者歟嗟乎後之君子
欲覈祀典之不曠而綜名實于不淆者慎毋徇砥砢

之眩而貽醢雞之誚也斯庶幾矣



